

第三空间视野下市民加入城市家庭教会的原因探析

徐石琳

日本北海道大学，日本北海道札幌市，0600808；

摘要：在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许多市民活跃于城市家庭教会之中，这一现象也逐渐获得学界的关注。从“第三空间”的视角来看，城市家庭教会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迷你教堂型、咖啡读书会型以及第二居所型。这些家庭教会一方面为市民提供情感支持与精神共鸣，另一方面强化了信仰共同体内部的身份认同与凝聚力。此外，城市家庭教会常通过将当地传统文化元素融入信仰实践，协调宗教信仰与本土文化之间的关系，使信徒能够在日常生活中以更自然的方式践行其宗教生活。

关键词：城市家庭教会；第三空间；聚合；身份认同；信仰实践

DOI：10.69979/3029-2700.26.02.028

家庭教会是指游离于三自爱国教会与中国基督教协会体系之外，由一定规模的基督徒组成并在家庭空间中举行宗教活动的一种聚会形式。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迅速推进，城市家庭教会的增长速度显著快于农村家庭教会，信徒数量亦随之持续上升。尤其是市民群体的加入，为城市家庭教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在中国，城市家庭教会呈现出神圣性与世俗性、个人性与社会性并存的多重特质，已深度嵌入现代社会结构之中，不仅发挥着超越传统宗教功能的社会作用，也持续吸引着城市基督徒的参与。基于此，本文以邯郸市的家庭教会为田野研究对象，通过参与观察，并结合“第三空间”理论框架，探讨当代市民群体参与城市家庭教会的社会文化原因。

1 第三空间理论

“第三空间”这一概念最早由社会学家雷·奥尔登堡提出，指的是市民在压力巨大的现代社会中，为了生存并获得心灵慰藉，通过互动交流而度过愉快时光的场域。从这一视角来看，城市家庭教会可以被视为当地基督徒的“第三空间”。与奥尔登堡所强调的咖啡馆、酒吧等公共性空间相似，城市家庭教会同样在正式制度之外，为信徒提供一个得以放松、交流与建立关系的日常聚集场域。在这一场域中，信徒不仅参与礼拜、唱赞美诗等宗教活动，还开展情感支持、互助合作与日常生活信息的共享，从而促进更为紧密的社区网络形成。由此可见，第三空间理论成为理解城市家庭教会吸引当地基督徒的重要分析视角。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参与观察的方法，并于 2023 年 9 月至 2024 年 6 月间，对河北省邯郸市具有代表性的 6 个家庭教会（a 教会、b 教会、c 教会、d 教会、e 教会与 f 教

会）开展了田野调查。研究过程中，笔者重点对教会的主要负责人、成员进行了深度访谈，并参与了周日礼拜、圣餐、爱宴等宗教活动，以全面把握教会的运作方式与基督徒的信仰实践。

3 第三空间视角下城市家庭教会的主要形态

综合考量功能类型、教派类别、教会活动和宗教仪式等特征，并结合“第三空间”理论，我们可将田野点的 6 个家庭教会分为迷你教堂型、咖啡读书会型和第二居所型三种类型。以下将对这三种教会形态分别进行论述。

3.1 迷你教堂型

迷你教堂型家庭教会是指在规模和专业性上与教堂类似的家庭教会，其活动内容、宗教仪式和神学特征也与传统教堂相似。该类型家庭教会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规模较大的中大型聚会，另一类是规模较小的“小排聚会”。迷你教堂型家庭教会中的中大型聚会因人数较多，通常位于邯郸市的城中村或郊区。例如 d 教会，其内部设有专业的牧师或神职人员。另一方面，迷你教堂型家庭教会中的“小排聚会”参与人数较少，通常设在市区的小区内。例如 b 教会，其内部有较专业的教会负责人。

这种类型的家庭教会通常作为周边家庭教会的“母教会”存在。如果周边的信徒希望参与圣餐礼拜、洗礼等仪式，通常需要前往这类家庭教会。此外，迷你教堂型家庭教会的中大型聚会内部体现出严格的层级结构，长老具有较强的话语权，负责管理教会内部事务。

3.2 咖啡读书会型

咖啡读书会型家庭教会是具有“咖啡店”特色的教会。该类型的家庭教会负责人和成员表示：我们认为教

会就像一个“读书会”，成员们可以在这里相互讨论。

“咖啡”指的是这些家庭教会通常提供茶水、咖啡、饮料和零食，使信徒的聚会体验类似于在咖啡店里。

这种家庭教会是一种新兴的形态，其一般特征包括：没有明确的教派背景，仪式简短，没有牧师或神职人员，教会规模较小，无宗教信仰者也可参与，成员年龄差距较小，白领基督徒、大学生基督徒的比例较高。例如a教会和e教会，这种类型的家庭教会没有复杂的仪式，聚会时间可以根据信徒的时间灵活调整。除了宗教活动，聚会内容还包括茶点、杂谈等。

3.3 第二居所型

第二居所型家庭教会是具有“居所”特色的教会。该类型的家庭教会成员提到：来到教会，不仅可以享用可口的饭菜，与弟兄姊妹分享，还可以缓解孤独和寂寞。教会就像“第二个家”一样，充满了爱和幸福。第二居所型家庭教会也是一种新兴的家庭教会形态，其一般特征包括：没有明确的教派背景，没有牧师或神职人员，无宗教信仰者也可参与，没有复杂的仪式，成员构成复杂。

该类型的家庭教会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规模较大的中大型聚会，另一类是规模较小的“小排聚会”。第二居所型家庭教会的中大型聚会因人数较多，通常位于邯郸市郊区，例如c教会。第二居所型家庭教会“小排聚会”人数较少，通常设在市区的小区内，例如f教会。这类教会的中大型聚会通常作为周边家庭教会的“母教会”存在，周边信徒若希望参与圣餐礼拜、洗礼等仪式，需前往该类教会。

4 市民加入城市家庭教会的原因探析

4.1 聚合功能：情感支持与群体凝聚

涂尔干认为，真正的宗教信仰必然是某个特定群体的共同信仰。该群体不仅宣称效忠于其信仰，还通过一系列活动和仪式来践行信仰。在宗教活动与仪式中，集体情感与集体意识会被反复、定期地强化，使成员获得相似的情感与意识体验，而这种精神上的再造只能通过聚会等集体方式得以实现。

对于许多缺乏传统社会支持网络的城市基督徒而言，城市家庭教会不仅是宗教实践的空间，更是情感寄托的来源。家庭教会的宗教活动与仪式具有高度的集体性，因而展现出显著的聚合功能。在宗教私人化、信仰方式私人化的背景下，邯郸市家庭教会为当地城市基督徒建立起深厚的人际纽带。尤其是在“小排聚会”这一更为亲密的聚会形式中，信徒能够在熟悉的成员之间更加自在分享生活挑战与信仰困惑。

通过这种频繁而紧密的互动，城市家庭教会使市民的宗教需求得到充分回应，不仅巩固了个人信仰，也加深了共同情感，进而形成持续而稳固的群体凝聚力。这种聚合功能具体体现在情感支持、共同成长与社会认同等多个层面：信徒们在共同学习圣经、分享心得的过程中，不仅提升了个人的灵性成长，也增强了群体的向心力与认同感。例如，c教会的E教友表示，该教会不仅提供牧养的场所，也让作为信徒的市民在世俗社会中获得归属感与认同感，进一步提升其社会参与的积极性，并为其提供一个分享信仰与人生经验的社交平台。

4.2 身份认同的建构：从个人归属到共同体整合

此外，邯郸市家庭教会内部的身份认同机制也进一步强化了城市基督徒之间的凝聚力。在基督徒身份认同的建构过程中，邯郸市家庭教会不仅为作为信徒的市民提供形成认同的社会平台，还通过持续强化归属感与群体认同，使个体更加紧密地融入信徒共同体之中。同时，邯郸市家庭教会兼具神圣性与世俗性的特质，相较于当地的传统教堂与农村家庭教会展现出更强的吸引力与聚合性，从而能够吸引更为多样化的市民群体参与。

在邯郸市的城市宗教生态中，来自不同地区的信徒在相对有限的空间中共同体验一致的信仰实践，这使他们能够迅速完成“基督徒”身份的归类与认同。例如，据a教会负责人介绍，每周参与聚会的教友中，有一半来自复兴区、丛台区及周边乡镇，而非教会所在的邯山区。这些外来信徒与本地信徒之间互动自然、态度友好，呈现出一种超越地域差异的“天然亲切感”。

邯郸市家庭教会为城市基督徒的身份认同提供了重要的社会与宗教空间，并推动了信徒群体的身份认同建构。在频繁而稳定的宗教活动中，“基督徒”身份被反复唤起与强化。例如，信徒每周多次参与聚会，在团契活动、爱宴、圣餐等宗教仪式中不断确认自身的宗教身份。这种结构化的参与经验使得家庭教会不仅成为当地城市基督徒的基本聚会场所，也成为他们个人与群体身份认同的重要象征。

4.3 信仰实践的在地化：文化整合与日常化的信仰实践

同时，城市家庭教会也为市民提供了更为便捷的信仰实践平台。邯郸市的家庭教会常常将基督教信仰与当地传统文化相结合，在传统节日中融入基督教教义，使城市基督徒能够在文化活动中深化宗教体验的同时，仍保持对本土文化的认同。因此，城市家庭教会在作为市民的信徒日常生活中发挥着调节宗教信仰与地方文化关系的功能，实现两者的和谐共存。

这一整合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传统节日的融合。邯郸市家庭教会会将基督教元素融入春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活动中。例如，e教会和f教会在中秋节组织聚餐活动，信徒在赏月、吃月饼等传统习俗中保持文化认同的同时，也会在聚会中祈祷、分享生命历程。第二，语言表达的本土化与贴近性。邯郸市家庭教会在讲道与分享过程中尽量减少专业神学术语的使用，而更多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使信徒更容易理解并接受教义内容。例如，在a教会和b教会中，神职人员或教会负责人常以日常隐喻、简化叙述等方式解释圣经，使信徒能够更加紧密地将基督教教义与其个人灵性经验相连接。第三，在日常生活中倡导信仰实践。邯郸市的家庭教会普遍鼓励信徒将信仰融入日常生活。例如，a、c、d、e教会都强调在家庭中祷告、礼拜，或在日常行为规范中实践基督教价值观。

这样的方式使城市基督徒能够在日常生活的不同层面感受到信仰带来的支持与引导，从而增强宗教实践与世俗生活之间的适配性。

5 余论

综上所述，城市家庭教会已成为当代中国城市宗教生活结构中不可忽视且具持续活力的组成部分。从“第三空间”理论的视角出发，城市家庭教会的形态大致可归纳为三类：迷你教堂型、咖啡读书会型与第二居所型。围绕聚合功能、身份建构与信仰在地化三个分析维度，可以较为系统地解释市民群体参与城市家庭教会的原因。然而，本研究仍存在局限。样本范围仅限于邯郸市的六个教会，难以呈现更广泛的城市家庭教会差异，同时也未能深入探讨家庭教会与地方宗教政策之间的互动，以及不同市民群体在其中的差异化信仰实践。

总体来看，城市家庭教会在社会支持、身份认同和文化整合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不仅丰富了宗教社会学的相关讨论，也为理解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结构提供了关键视角。

参考文献

- [1] 爱弥尔·涂尔干.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渠东, 汲喆译[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 [2] 江登兴. 中国城市家庭教会的传承与更新[J]. 教会, 2008(1): 16-18.
- [3] 李向平. 当代中国基督教的“堂-点模式”刍论——宗教的社会性与公共性视角[J]. 基督宗教研究, 2008(1): 16.
- [4] 李向平. 从“信仰危机”到“精神走私”[J]. 南风

窗, 2009(4): 3.

- [5] 刘保中. 基督徒群体身份认同冲突研究——以北京市BG家庭教会为例[J]. 北京社会科学, 2015(7): 23-31.
- [6] 刘海涛. 河北基督教史[M].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5.
- [7] 刘琳. 城市基督教的传播实践及其意义系统的生产[D]. 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2.
- [8] 刘澎. 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问题研究[M]. 北京: 普世社会科学研究所, 2009.
- [9] 刘同苏. 北京本地家庭教会调查报告[J]. 生命季刊, 2007(12): 44.
- [10] 刘昭瑞. 家庭教会的田野观察与思考——以深圳市为例[J]. 北京社会科学, 2017(9): 79-92.
- [11] 苗文. “家庭教会”悄然兴起[J]. 侨园, 1994(2): 33.
- [12] 吴理财. 宗教在当代中国农村的发展及其论争[J].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 2012(5): 75-79.
- [13] 徐石琳, 王雨晨. “第三空间”视角下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博物馆发展策略[J]. 现代营销(下), 2024(11): 98-100.
- [14] 杨磊, 董璇. 关于基督教“家庭教会”问题的研究综述[J]. 法治与社会, 2014(2): 174-175.
- [15] 于建嵘. 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合法化研究[J]. 战略与管理, 2010(2).
- [16] 余晓晨, 陶伟. 都市非正式神圣场所中的地方依恋——广州青年家庭教会MT小家案例[J]. 热带地理, 2017(1): 91-101.
- [17] 周佳唯. 关于上海家庭教会认同和本土化的研究[D]. 上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5.
- [18] Brown, J. Curating the ‘third place’? Coworking and the mediation of creativity. Geoforum, 2017(6): 112-126.
- [19] Dunn, James D.G. 2010. Did the First Christians Worship Jesus?: The New Testament Evidence, London: SPCK Publishing.
- [20] Huang, K. Sect-to-Church Movement in Globalization: Transforming Pentecostalism and Coastal Intermediari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2016(2): 407-416.

作者简介: 徐石琳(1996.10-), 男, 河北邯郸人, 硕士, 博士在读, 研究方向: 社会学、都市社会学。